

宋小宝潜入村子时,夜已深了,村庄不多的几条狗一律减了口。

狗和宋小宝熟,他的气味早贮存在狗们脑海里,摇摇尾巴,亲热地吭哧了两声,又沉沉地睡去。

宋小宝一阵激动,村子黑沉沉的,只有家的一盏灯明明灭灭地亮着,从缺牙的窗口射出一缕光来。

宋小宝蹑了脚步,向家靠近,家中唯一的亲人,宋小宝的娘还倚在床头边。宋小宝眼一热,嗓子堵住了,想喊声娘,却又久没有喊出。

宋小宝刚想敲门,娘突然自言自语起来:儿呀,娘狠心,把你送到队伍上了,日本鬼子来了,四处不安生啦。儿呀,你是娘的心头肉,娘知道你想想娘,可娘现在不想见你,杀鬼子是正事哦。

娘的头发花白,不亮的灯下,银白的发格外耀眼。

宋小宝举起的手僵在半空。娘停了下又呓语般说了起来:男人嘛,铁的筋骨,两个卵子碰得叮当响,乱世,要干正事。

宋小宝悄悄地后退了两步,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,心中惊呼:娘,儿想你。但还是捂了嘴巴,不让丝毫的声音发出。

儿呀,娘好好活着,等你。娘的声音越来越硬朗。我不要养你,断了胳膊、断了腿脚,娘养你。

去吧,去远远的,娘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呢。娘的自语,击中了宋小宝,他怔在一边,像一堵墙,像一棵树。

来到我书房的人,无不被墙上那一幅用镜框镶嵌的“学而不厌”四个字惊到,竟然是写在发黄的报纸上。干脆写下这字的故事,省得一遍遍讲述。

姑爷不是亲的,但没出五服,过年过节照样拎点礼品相互上门。山里人礼节重的表现。

姑爷对我家又高看了点,因为爸爸是公社干部,还是爸爸曾经是他的学生?每次见到,姑爷都会夸奖爸爸,说爸爸当年聪明,一学就会,所以现在出息了。从爸爸口中知道,姑爷是本地唯一的私塾先生,教书严格,一把戒尺不知打过多少人。有个地主家的孩子,硬是被打得不敢去上学了。

我家穷,爸爸是因为到私塾偷听才上的学。听一遍就能背诵,用树棍子在地上写字,比里面的学生写的还漂亮。姑爷就找到我爷爷,让爸爸去念书,爷爷说没钱。姑爷说有就给,没有就算。上学后的爸爸,隔三间四挑一担柴禾送到姑爷家,算是学费。

没念几年,解放了,私塾取消,改为公办小学,有专门的老师。姑爷没事干,天天闭门摇头晃脑读书,要不就趴在桌子上写毛笔字。反正有儿子出工干活。

“破四旧”那年,庙拆,碑砸,祠堂也未幸免。一天晚上,姑爷紧紧夹着个包裹到我家,弓着从来挺直的腰身,哀求爸爸帮忙给藏

宋小宝疑惑了,娘知道他回来了?灯是为他专门点亮的?

宋小宝擦干了泪水,没人黑暗时,他分明听到了娘抽泣的声音,但抽泣中伴随着笑声,疼人,却直冲骨髓。

宋小宝本是当了逃兵的,他不怕苦,不怕流血,不怕死,就是想娘,想从血里冒出,捂也捂不住。

宋小宝刚刚十七岁,离不开娘。宋小宝当兵打鬼子,是娘硬了心肠送的。

几乎是跌跌撞撞,宋小宝一路狂奔,终于在天亮前赶回了驻地。

军营还是静的,唯大胡子连长住所一盏马灯亮着,连长在屋里走来走去,脸上堆着满满的焦虑。

宋小宝一头扎了进去,本想报告当逃兵回家的事。还没张口,大胡子连长,已一把将宋小宝抢进了怀里,抱得紧紧的。

大胡子连长说:灯为你留的,灯是你回来的引子。

宋小宝想说:娘也为我亮着灯呢。大胡子连长没让宋小宝开口,将一杯热茶,堵在了宋小宝的嘴上。

宋小宝离开连长时,不经意地看了眼,他发现连长在流泪,泪挂在胡子上晶晶亮。

连长可是个硬汉子,流血不流泪的主,流泪罕见了。

宋小宝当逃兵、开小差,连里除连长外没有人知道,宋小宝焉

起来。爸爸很为难,阴着脸,半天没说话。我很好奇,趁不注意打开包裹,是几本有些破烂发黄的书,还有砚台和一支粗大的毛笔。

我一见这么大的笔,兴奋拿起来,蘸上墨,在爸爸从公社带来家的报纸上写字。爸爸看见,一巴掌扇在我头上,毛笔掉在了地上,我吓得大哭。姑爷捡起毛笔,左又是瞧,右又是看,确认没问题了,站到我身后,说,男子汉,哭可没出息,来,我教你写字。

说着,贴在我背后,用他的手握我的手,在报纸上一笔一画地写。我鼻涕还挂在鼻子上,就笑了起来。我累了,要歇歇,姑爷拉过一整张大报纸,说,我送你几个字。蘸好墨,气定神闲地站定,略一沉吟,手腕一沉,三两下几个旋转,字写好了,是“学而不厌”四个大字。我不懂意思,正要问,爸爸在一边叹了口气,说,你放在这吧。无论如何,千万千万别透露出去!

姑爷连弯了几下腰,挤出一脸的笑容,还连连向爸爸拱手。然后就匆忙走了。爸爸从我手里把毛笔夺下来,警告我,不许跟任何人说姑爷来过我家,更不要说有东西放在这,要打断你的腿。那幅字也被爸爸和书和笔一起藏了起来,藏在哪儿不知道。

一晃,我上初中了,一次没事在楼上乱翻,把爷爷的棺材盖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
建
春

逃

了几天,又活蹦乱跳,训练场上,又小老虎样生猛了。

大胡子连长常远远地看着宋小宝,难得地露出笑容,这笑宋小宝感觉到了,暖暖和和的,宋小宝的劲一股股向上涌。

仗打了一仗又一仗,年过了一年又一年,宋小宝长大了,威猛了,一个人敢和三五个鬼子拼刺刀,刀刀见血,自己却是秋毫无伤。

一次仗打得大了,大胡子连长领着兄弟们断后,数倍的鬼子围了上来。大胡子连长命令兄弟们撤退,留下自己掩护。宋小宝坚决要留下来,大胡子连长眼一愣,狠狠地踹了宋小宝一脚,硬是将宋小宝踹下了阵地。

远远的,宋小宝听到了连长的怒吼声,间或还听到连长在喊:好好活着,回家看看娘。宋小宝听明白了,这喊声是给自己的。

大胡子连长战死了,宋小宝活了下来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一到夜晚,宋小宝的眼前总是有两盏灯在闪烁,一盏是娘点着的豆油灯,一盏是连



长住所的马灯。灯一律的亮,照得宋小宝的心亮晃晃的,灯照出一条路,通向好远好远的地方。

终于胜利了,宋小宝请了假回去见娘,娘还活着,腰板直挺挺着。一声娘喊,娘站了起来,抖抖索索,擦着了火柴,要去点灯。

天大亮,太阳红火。宋小宝猛地跪了下去,娘的双眼瞎了,白天也是黑夜,她要为宋小宝点灯。

儿呀,娘想你。这是撕心裂肺的呼唤,娘没喊出,宋小宝听得清清楚楚。

娘摸遍了宋小宝的全身,这是腿,这是胳膊,这是眼,这是耳朵……宋小宝全须全尾,娘笑了,笑在嘴角久久挂着,长时间里收不回去。

宋小宝哭了,说:娘,儿当过逃兵。

娘根本不卖这账:谁说你当过逃兵,我儿子不是种?

看着娘无光彩的眼睛,宋小宝反问自己:我逃过吗?

宋小宝的眼前又浮现出两盏灯,娘的,大胡子连长的,两盏灯两个亮点,扯连成了一条线,一条紧绷绷的线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丁
迎
新

最后的墨香

掀开了,发现一个包裹。取出来一看,是姑爷的书和毛笔。我早忘了爸爸的警告,迫不及待拿下楼,家里没有墨汁,就蘸水在地上胡写乱画。直到笔头写掉了,毛都掉下来好多才罢手。妈妈看见,甩手给我几巴掌,又和书一起胡乱一卷,重新藏了起来。

我担心的事来了,爸爸回来,批斗时打跛了一条腿的姑爷也来了。姑爷苍老了好多,花白头发乱蓬蓬的,穿着依然清爽,像农民又不像农民。姑爷是来取书和毛笔的。爸爸上楼没找到,问妈妈,妈妈从箱子最底层翻出来,交到爸爸手上,同时咕哝一句:

是三子翻出来弄的,我看到收了起来。

一看到毛笔的惨状,姑爷的脸一番抽搐,两行老泪挤出眼眶,淌了下来。两手颤颤地捧过毛笔,像捧着打破了壳的鸡蛋那么小心翼翼。我知道不妙,一溜烟跑了,直到姑爷走了,天黑了,才偷偷溜进家门。奇怪的是,爸爸没有打我,只是黑着脸,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
正月,本不敢去姑爷家拜年的,考虑再三,还是决定去。我把平时攒的零花钱全掏出来,到商店买了一支最贵的毛笔,小心地揣在怀里,

到姑爷家直接找到姑爷的房里,把毛笔取出来,郑重交到姑爷手上。

姑爷摇摇头,我听见姑爷长长的也重重的叹息。姑爷拉我坐下,给我讲毛笔。原来,毛笔有那么多名堂,最好的毛笔是湖笔,与徽墨、宣纸、端砚并称为“文房四宝”,放在我家的那支,就是姑爷唯一的一支湖笔。姑爷对它,比对自己的命看得都重。我低下了头。

我暗暗发誓,无论如何,一定要想办法买一支湖笔,还给姑爷。

我当兵的部队在浙江杭州,听说军部就在湖州。我兴奋极了,时刻等待着机会。终于有机会去军部办事,我借遍了战友,买下了支湖笔,期待着探亲时,送到姑爷手上。

探亲回家我才知道,姑爷已经去世了。我听说,晚年的姑爷再没碰过毛笔,也没写过毛笔字,只是看书。自家的对联,都让别人去写。

幸好,姑爷当年写给我的字还在爸爸那藏着,我要过来,用镜框装上,挂在了墙上。每次面对,都是一次自责和警醒。我能闻到那字散发出的墨香,对于姑爷,那应该最后的墨香吧。